

己巳正月重裝



東觀餘編上下兩卷六誤裝作
三本左第二本三頁分卷

此戊午冬所得也惜法帖刊誤未錄不為
完辭今得葉德榮手抄法帖刊誤
一冊與此可稱並美遂并儲

善苑園

東觀餘論

仙臺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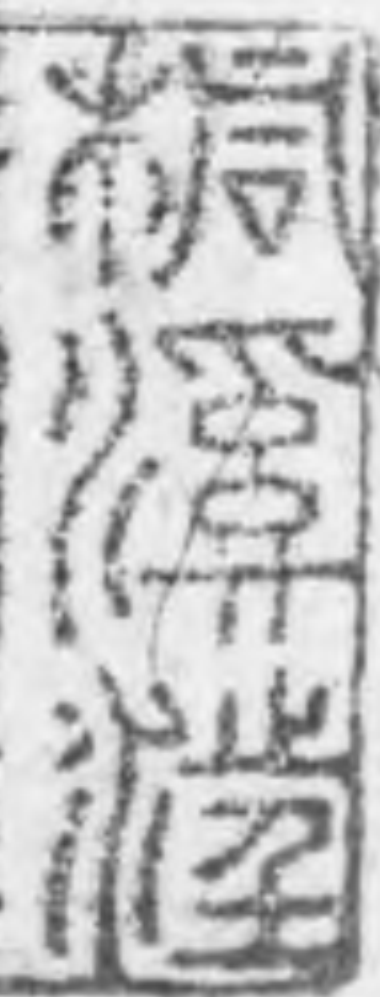
上卷



秘書郎黃

伯思

長睿撰



法帖刊誤

已備百川學海
茲不再錄



跋秘閣法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
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粗定為法帖
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偽帖大半甚者以千字
文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為

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為逸少者猶不
失為名帖余嘗於檢太師李璠第現侍中王貽
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
若篆籀躡若飛動者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
行八十卷中使人慨嘆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
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
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為逸少也
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者長安李氏所
收逸少帖真現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
蹟余可知矣獨未知徐璿徐浩子所訪者何如

耳余抱疾端憂芥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偽
目跋還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
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祿一
研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忘嘗思陶
弘景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
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璫間游而不害
元祐三年維楊倦游閣裏楊漫仕米芾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偽帖晉武帝當是
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 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在象言同章帝帖一手偽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廙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帝一手偽帖

第四

阮研 蕭確並章帝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

俗人偽帖 餘皆真 歐陽詢比年亦俗

人偽作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 二帖歐陽 敬祖鄴陽二並子

孤不度德亮白二並諸 懷素同程

既移屋 足下並羊欣未有欣

第六

適得書 知款 差涼 比奉封 元灵

伏想嫂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速不快 智永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 追尋子敬

疾患 二十日余可耳劉釋余 定登劉

文作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对事吾快足下

前從 十月 七日集成 當力

承足下子敬 荀侯 足下家 桓知

僕近脩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八

此蒸濕代子敬 月半同 尊夫人偽

適欲遣書 智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陳慕容並無名人傳帖 薄冷

蓋即註歐

第十

玄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遲

省前書 近與 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忍動大唐左衛長

承冠軍故爾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向

海監諸 舍並亦詳

獻之白不審疾鄱陽歸石並

第八出郡之弊蘇大簡子者謂之典王述書

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真蹟自蘇氏歸

玄家

米元章札部所作法帖題跋一卷真蹟

藏西洛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

矣 先君學士法帖刊誤盛行於世博

訪米氏題跋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檢故

書忽見 先君子親寫米氏題跋得之

甚喜幸書間有唯解者取法帖逐卷中

語釋出斯文遂成全書乃命筆史抄錄
附刊誤之後紹興癸亥冬十一月二十
二日武陽黃訥識

記與劉無言語書

劉憲御史素無言素予與語書劉自言政和初
人於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篋皆漢興討羗戎
馳檄文書美令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所續不
綴屬唯鄧騭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爾觀前
今宗室仲忽及梁師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
簡上摹得者予目言見漢魏間人章表亦多用

章草書今猶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興○或
傳之疑所謂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
因謂之章草也蓋此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
之有分隸既不難放易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
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琳書絕交書多有
古字若豸豸舊茲酒廠米壘逸等字疑有所變
非懷琳自能作也予言張考遠言昔松林夜自
書絕交書教他人以右軍數帖未易惜不與之
則林夜書唐興尚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
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偽作衛夫人及七賢

帖不運此遠矣故實泉云乃懷琳取蹟疎壯
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則知絕交書誠
有所放也其卷尾云石軍書蓋誤云今之有蕭
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他書全不
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隸與章
草他書傳之者鮮矣予言淳化法帖中有南唐
人一手偽帖頗多如偽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
壺皆是一手馮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祕
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倣書
不作傳摹與真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

曉特取名以入錄故與真蹟混淆却多有好帖
不入殊可惜也予法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
鄧騭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
而東漢記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
當時文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率
此呼為率更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
一碑乃銀青光祿大夫為給事中史未嘗書也
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慶傳云自褒至方
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琊
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琊後徙石泉也亦

按握音不順理也
穆音此衣下系也此
難解

史誤云至於此之稱謂則不啻如楊凝式終太
子太傅而令人但呼為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
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掩
上寫之即俗所謂書襟者予云洛陽文潞公家
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
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楮
素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
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天宮寺一壁而已因甲
子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邢巒碑甚
完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園中其父宜翁

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全殊有虞褚法也
又云續帖中春朝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
法帖中有東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東之臨學者
予又云裴行儉以書知名而此人罕傳之嘗見
一帖寫兵法字甚恠故恐非真也劉云嘗見行
儉所書千字亦工云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
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
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
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
一詩刻字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

翻錄碑中
恨未見
竹雲題跋
但云上皇

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現疑即瓚書也。下有云黃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又云作鍾鼎字若李媿鼎伯彖盦字乃佳。予云不雅。鍾鼎字若李媿鼎伯彖盦字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謂蘇子容相未出間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名為花押。常陟五朵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歎為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彛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珎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祗祗是謂書名身後人花押。乃臣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蓋云草字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筆典人書攢或只用押字典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典古文不同

臨漢石經典古文不同者殊多。畧記之。書女

母翁侮成人本女無保后晉高保后女求勸

憂女誕女有近則在乃心作擬女比猶念以相

從分今馱作汝名翁中名誤尔惠朕曷祗動萬民以

遷亦謂朕天既付命作駟曰陳其五行際汨巖

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愍以今亮作度懷保小

人惠于務寡于今人作鮮民毋兄曰無皇則兄自敬

德德皇作旦以前人之微言微今詐是罔顯我取世

作今在我文王之鮮光耿今作光通殷就大命達殷作論

語意典之典作今抑孝于惟孝作今于朝聞道夕死

可也作今矣是魯孔丘與是知津矣是魯孔丘

日是知擾不毅子澹以告子懣也擾而不毅子

子懣置其杖而共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譬諸

宮墻作今諸賈諸賈之我作今沽又論語每篇各記

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

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

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是書此石刻在洛陽

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推散洛人好事者

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濤龍學

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十六版王晉家

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

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即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命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欤又有一板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碑臣趙陔諫即臣劉弘即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傳貞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就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用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

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感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按立字雜字本皆之

漢簡辨

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篋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羗符文字尚完皆章草書畫蹟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
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
文書上郡屬國都尉疑有中二千石守丞廷義縣
令三水十月丁未致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羗急

急如律令按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元年夏先
零種羗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
之二年正月騭為羗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
有羗貊畔戾夙夜克己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
尚與羗戰于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
還則此簡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騭也所討畔
羗者即先零也我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
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
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
月不應復有之而安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

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
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
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
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據
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
合亦記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羗畔遣騭討
之二年冬始召還而騭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羗
畔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部兵
擊之西屯漢陽冬召騭班師據記討羗在元年
夏召騭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

合而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明，乃當時文字。又月日首尾相應，非如史之先後。差繆，宜以簡所書為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改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而多識也。

銅戈辨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實則銅。按周官考工記，冶氏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頭。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制，兩旁有刃，橫

置而末銳，若劍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利而漸直。若牛頭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秘之迹者，所謂也。內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予槩，我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喙，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故冶氏之戟，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侈，多以喙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喙人，則劍不決。既謂之喙，則若鳥喙，不容其角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疑有作人形勢戈者，荷戈者，其戈皆

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喙又胡垂秘直正典此戈
之制因此最可證云其銘曰舟者蓋人名也按
陶洪景刀劍錄夏孔甲之劍銘一字曰甲今內
府所藏公非之鼎其銘曰非公孫鼐之其銘曰
鼐文亦皆一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他
銘識尤古質蓋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
而此戈乃銅為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
之類率皆銅者按太史公秦史一本紀二十六
年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
重各千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為兵器按春秋

傳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
盟曰無以鑄兵遂以三鍾杜預注曰古者以銅
為兵夫五金皆金也按秦之金人及古鍾皆用
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母鑄兵之金皆銅
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
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
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
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
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邪之谷澗而出銅歐
冶用以為純鉤

越王劍

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

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為干將者亦皆非鐵明
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也又按刀劍錄夏少
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
則古之兵器用鏹銅蓋無疑矣况銅為物至精不
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確
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况形
范正工冶巧火齊得剝脫砥礪四字見荀子彊
其銛至可以割玉矣楚鐵劍之利亦亡以加顧
三代金工鍊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為也則
古兵用銅而後此不為復者亦奚足恠李賀有金銅仙

漢人辭歌

鷓鴣賦辨

頃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真蹟鷓鴣賦者及得張
芸叟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偽帖也按草法
亦如真行摹乳浸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
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
如行書於必作如此至隋唐以來始省為此如
作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今偽書鷓
雀賦二字皆如唐人草法此一妄又賦之首既
書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妄人錄類書中子建

此賦書之故妄去本字未詳詞曰字其陋如此
本藝文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妄未有武攸暨題
字乃作今市井人所作偽古篆仍云以求其傳
此近人語唐之未之有也此三妄又數印章云
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形模字畫無異
及未有節華靜二字乃摹法帖子敬字中動靜及
華新媚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建像神氣甚俗
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為前人畫不如
此也此五妄既作偽帖又畫其像而偽章題署
甚多汲汲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不悟

以為筆法在二王上使人駭嘆是知非書之難
知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摹詰所益四時山
木上有摩詰薛邕等印同科蓋亦今淺俗所為
見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
墻壁是可歎也

古瓦辨

歐陽公硯譜云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
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
而研之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
餘枚若今人甯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字

其瓦殊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
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耳

王敬武書辨

太鑿丞樂君珍畜唐人帖題云委曲付師範跋
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爲劉夢得書以中云大
駕歸定爲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按此乃
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經皆
有王珙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姪
保義軍節度陝魏觀察等使珙狀封此珙與敬
武書教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耳大駕歸定

蓋僖宗自鳳翔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爲都
統征黃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
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而光啓三年王重盈入河
中留其子珙領陝魏節度事光啓在中和後此
珙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題保義節度使也敬
武書此帖後一載龍紀二年卒師範始爲留後
余以此攷之是帖非夢得書明甚又夢得自以
系出中山常著其望而此印章乃彭城彌知非
是珍以相示聊爲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鐫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
弗典矣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
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蓬不
能辨也此猶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為
偽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為帖語及強名者甚
多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為
患不得北軍向遠近清和等語乃擅取北軍遠
近春秋等字集為一帖強為王衍書以續帖中
諸縣故隸字強名為王損之書取汝州東漢州
輔碑中數字強名為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

吊此于文中數行強名為崔浩書如此齊碑便
目為溫子升後魏碑便目為沈法會如此者甚
多且如吊此于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
武時乃目為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
內雜以寶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雜以法帖
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皆全不相屬取王筠帖
中南清豫一帖疑有缺文如是者不可具載幸尚
多古帖極有未嘗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
作偽以誤後季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既以石
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

殊可吊也。信知識真者少，何足怪云。植之字公幹，微之子。

二館辨

漢郊祀志云：武帝自公孫卿言，仙人好棲居於
是，今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館，使卿持
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
予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耕。
夫有得古丸，其首作益延壽三字。丸徑尺，字
畫奇古，即此觀當時丸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
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

十步，正今耀州地也。我則當以史記為正，但一
觀名益延壽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
是，亦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
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
觀也。古人用字有相承通用，如鵠鶴旌旌之類，
皆莫原其始。觀武帝求神仙，勃勃如此，卒不遇
真，而東晉楊君周君乃不出戶庭，親接靈仙，卒
皆仙去，乃知得道，虽假脩習，然在於分也。

張仲醫辨

劉原父張仲醫銘以隸寫之云：張仲作寶蓋，擇

按考古圖
擇云鉅仲

作寶蓋
擇之金鑑

其鑿鑿其
勵其主

其費用
盛世授

樵米用饗
大正音王

實然具子
似鉅仲受

無強福必
共似鼎

竇鉅中眉
壽與釋氏

所擇又有
劉原父作

張萍尚
切同也非

之金鑿銳鑿鑿其鑿其玄其黃用盛諸獲樵米
用。大正音^王寘^音鉅具召飼鉅仲受無疆福必
共餐飼具^音鉅^音鉅^音同 鉅仲眉壽所謂鑿鑿即廣
雅所載此二字乃趙生所釋予亦然之然趙初
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弥可信也鉅音其勿
反樵側角反早取穀也鉅徒号反似音祀鉅字
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器歐公從而
文之以類百言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鉅伯敦
豈仲之兄乎

古器辨

鼎屬七甲鼎乙鼎非鼎乃甌也蓋甌之類丙鼎
中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 兩目
之間非鼻乃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
曰瞿父也己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全敦
非鼎也庚此漢人香鑪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
是鍾最後丁辨者柄差長當是鉦尊爵屬四甲
是卣中尊也中有人形亦古子孫字乙爵也夫
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仙山並照智
水齊名花朝艷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瑞寫舞雙
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文体乃唐人鏡其舛製

抄括在國
青蓋鏡
銘曰青蓋

作鏡美
非多頌

安胡虜
國家人氏

珍滅天
下陽風

雨時節
五穀熟

長孫期
陽天又宜

子不益曰
為方作鏡

四美服多
賀國家人

復風雨時
第五穀

熟長保二
觀子努力

傳者後世
樂無極矣

占此有異

亦不甚古乙銘曰青蓋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

人氏一字胡虜珍戒天下得一雨暘節五資二上

親下不明長保二凡三十字三字不明此乃

漢鑑勝前一鑑遠甚乙銘不可晚考之博古蓋鑑銘青羊作青

蓋又互子孫鑑銘
五資作五穀熟

永建石章辨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珍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

在未也我有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謂也

以其兔無知而忘之尚冀其疾未歸也舊有不

之本去故云我有之來歸上一字於隸法疑是疾

字意謂爾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君新序祔甫為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

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年歲宜為

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

其子壻鄭潛耀合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

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

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

所作豈得序祔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

銘曰日居日諸丘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

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
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改立
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爾董君親序稱永泰元
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
浮江東歛適吳楚按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
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
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
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廊迎家後收京扈從還
長安董於歸廊便言移華州漏還京一節王原
仲集杜詩古詩甫典章梓州及游惠義寺等皆

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
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
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
誤矣原序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
嚴公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
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
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

論飛白法

觀唐玄度十跡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
法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為此書乃全用草法

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豪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豪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餘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筆作與散隸頗相近。坦當作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法。洛陽唐恭陵孝恭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首唐大帝飛白亦如此作，皆有豪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為片板，若髹刷然，以畫殊不用豪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見工人以堊帚成字，歸而為飛白之畫，非使用堊帚，蓋用筆效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為堊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飛。而俚俗闌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白為帛，此尤無稽也。

論臨摹二法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榻之，摹摹畫之。摹

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榻。為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論弓字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帛開。注云：真誥謂一卷為一弔，殊不知真誥所謂弓，即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尔，非弔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真誥以此字即篇字，蓋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舜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為失，殊不知山海經九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號，不但曰帝也。其論二女一篇，實為詳確。據列仙傳：江婁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退之難，非也。予頃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為然。翁於江湘圖志論中，其說蓋與予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法至唐人絕罕為之近世遂窳然無聞蓋去古既遠妙指弗傳幾至於泯絕邪然世豈無茲人顧俗未之識耳

二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宏輩諸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恠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與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議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

三

昔人運筆側掠努擢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厝筆處徒規規強效古人縱成但若印刻字耳

四

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張史長八分之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闕古人之是闕一字忍原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為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天勢矣失彼觀鍾彝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蹟寧不少損乎此可為知道者道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存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真一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真行弼近今不問正草必歛聚指管端乃安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乃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六

凡書橫難送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而作衡法不斜則濁此躰惟鍾索送獻真知也宋齊梁人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近也

七

陶隱居集揚許三仙君真蹟論其書云揚君書

寂工不令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邴法筆
力規矩兼於二王椽書乃是學楊而字跡勁利
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迥非人功如
所逮長史章草延能而正書古拙隱居昔見張
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觀三軍君跡一字一
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
令有以顯悟尔三君書蹟今無復有獨唐寶泉
述書賦著楊真人行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論
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
世傳盈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蹟也今
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古人之知音蓋希
安得隱居道恩筆典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蹟具傳惟玄
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体各不同是善學
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
測得陳文舉得臣篆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不堪位置舉止羞澁
乃梁武帝評羊欣書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未有濟及洪府人強學
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澁終不佞真俗人未

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
鍾索復出矣

二

凡書衡難逆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者強作
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跡惟鍾索盡
古人之妙宋齊時人倣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
也

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蹟虽差近古
然終不脫氈裘氣文物從來嘉來自北而南故
妙書皆在江左

四

洛陽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
世來漢晉書法不傳如凝式輩祖祖述者不遠
會稽父子筆法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蹟夸詡
以為希世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五

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塵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
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宝典李
太白書也

近世書人惟章公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迨唐而筆勢超意出褚薛上矣比來疑空一字陽蹠蹠知古法然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踈濶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蹟同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論虞書千文

聞曾家所藏虞帖未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永輩不正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行書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為之者未知此虞

本如何須他日見乃可辨真否也然世人藏虞行書帖如汝南公主墓誌積時帖齋會帖疑有

論張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則毋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迹及反覆徐觀至鴈門云亭憑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枿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鶩而不離繩矩之內猶縱如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劍者交光飛丹欬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鳶飛騰然後知其

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現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怪竒從而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縱心而規矩不踰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嘗現莊周畫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現其論度數形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所以之无為而无不為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曠而不知其律入皆非二子之鍾期也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全羽為旒折羽為旌又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圓如幢下復數層紅羽鬃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謂折羽也今鹵簿中節亦頗類此其首亦圓相去尺餘有數層圓板以麤牛毛綴之亦鬃鬃然蓋折羽之遺法然漢節但旌節之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故漢人所持節俱無合符之制今觀顧畫節首之下縣一物若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鹵簿節乃無此

秦昭和銘鍾說

此鍾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攷之音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教邪歐陽文忠題云據史記表始秦仲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鍾則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始襄公至桓公為十二公此鍾則為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柏翳為舜王畜畜多息故故土賜姓羸々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羸氏祀號曰秦羸羸生秦侯次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史記

作公不立寧公出子武公德宣公成公魏公康公共桓公以銘所謂十二公考之若以非子始為附庸則至成公為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為周大夫襄公始為諸侯則如歐陽說至康公以桓公為十二公然據銘云不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言皇祖奄有下國蓋謂始有土君則當以非子為始雖曰附庸蓋亦國也况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為奄有下國乎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鍾為成公作無疑矣又所謂十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為公之數

而歐陽公以為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鍾者為十三世亦非也。按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為君者固自稱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之公也。

商著尊說

按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是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按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有無乃可為異。此器既無足自可謂

之著尊。不必因其脰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足皆著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第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為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尾若傳翼而飛。舉然現古寶器有為虫尤之象者。皆為飛獸而傳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醜之戒。此尊之飾蓋虫尤也。

商素孰說

按古敦之存于今者若周寧辟父敦散季敦牧
孰戠敦號姜敦之屬率皆有款識言時稱伐此
他器為詳大抵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款識外無
文縷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
往往皆宗器也此既無銘豈非燕享所用與周
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為兩雌首以吞吐雙耳下
有兩珥承之猶其尾然蓋若宗彝之章以智為
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俊心而知之
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其
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以雌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圖觚說

按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升容受宜其比爵為
多山觚之短飾以四山下為觚稜圖者但觚而
已昔人所謂破觚為圜故或否具此二者不獨
稜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聞可
握可拱蓋臣拜君酢跪而受之端而飲作而奠
於地復拜與圭勿日相為用此自與至用川本去
七字姑存以俟
者知故其為拱握之制而其腰間有穿若交午然
蓋奉執之際貫之組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

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間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沈
酒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而鮮文飾蓋商器耳

商狸首豆說

按古寶器之有豆往、小殊而大同若姬寘母
豆則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
制有會可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跌此豆之足
殊類祖癸雖冶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
作云側其獸面若狸首者按射義諸侯以狸首
為節狸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即名以求
其義蓋取所田之物為名狸獸之小者言小獸
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為
乾豆蓋蓋以祀為先此豆飾以狸首者義或出
此其廟享之器歟

周史伯碩父鼎記

右二器形制欵識悉同而文字刑缺以二鼎參
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
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為
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
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
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羨文耳此

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歛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隸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鮪晉有史趙率以官為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虢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虢石父虢公也未嘗為史而晉之伯石乃楊衞我耳非天子之禽卿弗可稱伐於鼎是知史伯碩

父非此二人也古文舟與周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太妣虢曰周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為王父可知故但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尚多有之凡癸彝文曰丁子周戠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己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若尚未分別可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斲綽縮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縮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唇之文鏤為龍與饗饗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寘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款一字

按鼎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己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解以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解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日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己舉異矣以載籍考之宋之僖公名楚舉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為監門唐舉微而為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

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為楚聞臣
且其制作傳永而不忘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
大夫稱伐為銘之法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
亦猶公非之鼎第銘以非公孫蠆之鼎第銘以
蠆亦一字尔

周宋公鼎說 銘款六字

有蓋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繼之餗鼎繼者
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
古今人表考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
在次曰景公繼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繼為

正然頭曼兜變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第不知
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
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
之餗釘鼎字畫體一而釘鼎之蓋文鏤繁縟此
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器邪
以文字措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繼女及敬繼
亦人名字登意象視餗鼎為古則敬繼與繼女
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繼耳微也
識

周方鼎說

按古寶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款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寶盥惟陀負庚申方鼎乃謂之鼎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為法故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玉盥故曰寶盥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儵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謂之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蓋周器也故目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羲牛之全體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畧無款刻蓋用於

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為祀器者自作之時而為養器無矣他器無款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為多蓋示推己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群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多蓋大亨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為燕饗器乎鼎之四足皆御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從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此飾以羊

意亦寓此鼎之肩緣其文縷也合則為饕餮以
著貪暴之戒散則為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
凡龍之有翼曰應龍之龍如之至於足之中空
本徹於底而無礙則以激肉洎之滓濁兼取其
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
周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
此

周寶彝鍾說

右二鍾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彝鍾走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享按尔疋唐虞曰載夏

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祀以萬年蓋
周器也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昔人自以稱謂
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
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固自稱曰走漢書作僕文選
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
走之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跡非獨
始於漢蓋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
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按
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
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

謂皇祖文王也。走者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賡之文考，尊師，餘之文考，彛哉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之器乎？與此鍾異矣。是鍾於于鼓之間，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鳥鍾之制，昔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鸞鷟鳳類也。二鍾之飾，其鸞鷟歟，所謂作寶，蘇鍾者，按國語，冷州鳩之論鍾曰：太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故秦銘勳鍾名曰昭，和鍾而此名曰寶，蘇鍾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雖作樂於鍾，則謂之寶，和平則久，克成厥政，且子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也。

周雷鐘說

按此鍾形製，與諸雲雷鐘同，特於于鼓之側別

師以一雲一雷亦猶周鳳鐘鳥鐘於于鼓之側特為一鳳一鳥以代銘欵則知是鐘蓋周器也雷動而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擇萬物先王作樂崇德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雨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間而作樂之意蓋有寓乎此者者

周壘周洗說

按冠禮

設洗直

音士冠

禮于東榮水在洗東燕禮

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雷壘水在東說者以謂

水器尊卑皆用金壘此壘與尊壘之壘名同而用異夫行禮之始務於自潔故以壘洗為先洗於文從先用是故也壘洗設於東南而雷鼓以春夏壘於文從雷用是故也古之制壘既用金洗亦當然此壘也洗也其制皆金洗之飾以龜魚以消潔為義壘之飾以雲雷以潤澤為義是二器也形製淳妙意象古非周人不能為也又其出也同地其得也同時以壘承洗合若符契而祕閣舊籍以洗為筮以壘為缶初未知其為是物也臣等因受詔檢校而考辨之主上聖

心灼見其然。命有司取其制度以備新作禮器之一。乃知此器自周訖今載祀千餘。隱秘弗見。以待聖人制作而後顯於戲。豈不韙歟。豈不韙歟。

周一柱爵說素爵附

按古爵皆設兩柱。用以反坫。則相承而安。此前一爵製皆一柱。覆則欹側。豈以一於飲而不知節。則有顛隕之患。用為彝酒之戒。歟亦猶欹器以覆戒滿之象也。四器皆无銘款。其一腹篆隱起。為饗饗雲雷之象。文鏤深明。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同射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茅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雷罍說

按禮爵夏以琖。商以罍。周以爵。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罍。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取以猶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為下矣。罍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味尾。此為小異耳。其義則一也。

此罕腹柱。皆飾以雲雷。柱則略為禾稼。腹則雜以饗饗。饗饗之為物也。食人未盡。還齧其軀。又其目在腋下。山海經所謂抱鷄者。故多以飾器之腋。腹象其本形。示為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為饗。貪食為饗。以此器觀之。則是象非特為財與食之戒。亦以儆羹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按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寘毋無異。然器之足篆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

用以食。古之簠簋。蓋鼎敦之蓋亦如此。其名曰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卻而奠之。以待尸入而會也。公食大夫禮曰。賓辛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餒也。豆雖以盛菹醢。其食也。亦仰會取而齊焉。非物於義為安。蓋亦適於用。

周素盦漢小盦說

按說文曰。盦覆蓋也。蓋盛滫飯之器。加蓋以密之。其蓋可卻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器。有邛仲孫伯堯之饋盦。與此前二盦形製同。

同然彼有蓋文縷繁縟此止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一小盃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為

宋經鐘說

右宋經鐘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經鐘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鐘原其出則宋地聖詔有曰得英經之器於變命之邦即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即取以為鐘灋謹按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也經即古

文莖繇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莖六經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猶公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鐘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皇朝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年而經之器出于變命之邦適丁聖上駿惠先烈登崇耆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洋際天蟠

地豈為五行之道立根莖哉且莖鐘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實為時而出蓋以昭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儼也又古鐘之得於今者惟周為衆其制類多上設衡角傍傳旋虫或內實而側垂之或仰通而貫之之卒皆振掉弗安惟經鐘也雙螭罇踞以為平鈕大晟之鐘實則則烏故其垂之也正其鼓之也和而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於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其此

漢金罇說

按周官鼓人以金罇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圓如碓首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淳于南史稱齊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有以淳于獻者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圍如筍色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莖莖當心跪注淳于則聲如雷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繩與南史之說同但罇首巨而圍下乃寢小非若筍也及舂之於地則聲自下非回旋錡磕於罇之首磅地不散甚大而宏亦然若雷

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而振以苾也此器本六
長短相第其三已歸內府制作尤工皆周器也
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漢器耳周罇之系
獸叩首尾卷為雌之狀雌智獸也智於方屬北
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罇於文從金從孰
謂陰與陽和而孰故曰和鼓以義考之和則可
否相濟辨而和和而孰陰陽辨於北之時如之
宜和鼓之器飾以智物是器也祕閣舊籍目之
為鐘初未智其為罇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
稽經而合庶可備採擇之一焉

漢螭文甌說

按說文甌甌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
歆戲楊雄有覆甌之語雖出於善譎然當時覆
此器必以巾幕之屬為無蓋故也今此器但可
出納而無蓋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
也

漢象形壺說

按壺之象如瓜壺之壺龜詩所謂八月斷壺蓋
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而卑飲蕢桴而土鼓因
壺以為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

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真物也今此壺形美若真壺然殆漢世取象太巧故尔

漢小方壺說

今此壺

按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形製絕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典武安侯鈔相類蓋漢世物也鈔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為器必具方圓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為燕禮之方壺為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漢漏壺說

按漢器有丞相府漏壺典此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箭若渴鳥然所以節水也此忘有疑是其字蓋餘製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蓰之者蓋孔壺孔壺為漏浮箭為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大小長短相次若陞城然則漏之有壺且不一而足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所謂集靈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某按漢書地理志云大華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僊賦叙云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為存僊門為望僊二書所載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文公博古矣猶時有舛漏後學可忽諸黃某記

跋四皓碑後

四皓之目始見於灋言及漢書王貢傳序相承讀之曰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角里先生

前賢未始有異故王黃州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頭如檇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而畢文簡公嘗譏評之以謂不當云夏黃公蓋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謂之黃綺則四皓之目宜曰園公曰綺里季夏曰黃公曰角里先生也僕初亦以為然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淵明詩亦云黃綺之南山又曰且當從黃綺皆可以為證然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園公神坐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其號不應誤則典文簡之說異矣

當以石刻為正宜從舊目則前人所謂黃綺者
特各取一字以目二人不必皆其首字也又園
公石刻乃為園公蓋二字音文為近或冊牘傳
寫之差爾當以園為是按顏師古匡繆正俗有
園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園公為秦博士避地
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園公為司
徒以是書證之園姓愈曉然矣今尚有園姓者
姓氏書多以園為園公此又可證云黃某題

下卷

跋于祿字碑後

歐陽文忠言揚漢公謂此書以工人用為衣食
之業故摹多而損速者非也蓋者魯公筆法為世
楷模而字書辨正偽謬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
盛傳於世所以摹多尔豈止工人為衣食業邪
此論甚善但云漢公摹本多失真則不然今觀
此書精隱勁媚殊得顏真揚自以為不差纖毫
信矣然文忠又云于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
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
迺盡魯公之筆意也崇寧壬午歲九月十二夜
試姑蘇仲璋筆余自得此碑幾年凡三題卷

後而字勢各不同雖似稍進然猶孩稚形骨歲殊月異不同未若老成風格成就也更當力摹以追昔人

跋逸少破羗帖後

破羗帖今在米淮陽家崇寧癸未春米在都下以泉十五萬得之後有開元印記及陶穀等題字余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稱桓公摧破羗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遊

迹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嘆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蓋素志如此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結約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興嘆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皆刻缺不全獨此本字畫具存乃慶曆中摹者然氣象猶在不可以近而忽之也

跋陳孝義^寺字碑

徐陵文非佳而頗有內典故事又徐嶠之書有

灋故漫錄之

跋蘭亭傳後

川本無

甲申歲八月十一日夜因臨蘭亭閱灋書要錄見此記文詞繁瑣戲為刪潤但嬾不能好書當俟他日別寫長膚題

跋文傳書後

樂天書不名世然投筆皆契繩矩時有佳趣乃知唐士一作書學之盛如此乙酉歲閏八八月書

跋文會齋後

文會圖世傳閻令畫然齋中有奚官捧笏囊者予初疑之以為唐史載張九齡體弱有醜籍故事公卿皆摺笏於帶而後乘馬張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閻令之沒距九齡作相凡六十年不當此昼已作笏囊也然予按梁職儀云八坐尚書以紫裹手版通志云令錄僕射尚書手版皮紫裹之梁中世以來唯八坐執笏者以紫囊之段成式酉陽貶誤中嘗引此以為不始於陳希烈則囊自蕭梁以來有之不特是從九齡始也閻令之昼笏囊蓋無足怪崇寧乙酉

歲三月十二日手摹此圖因書卷末黃某長孺
父記

跋李邕鄴撰 御書閣記後 川本号

崇寧丙戌歲元日黃某在興仁府外氏任太師
第登閣敬觀 美成龍章因覽是碑愛其文辭
雄蔚遂躬錄之

跋崇寧所書真誥冊後

真誥所載楊許三君往反書牘語存而蹟逸深
可嗟慨故聊書之殊愧詞翰不倫也然予書格
本出魏晉知者觀之亦可求古人之筆丙戌歲

三月二十日書

陶貞白云按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
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郝法筆力規矩並於二
王掾書迺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
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迺非人功所建長史章草
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馮經也隱居
昔見張道息善別灑書歎其神識今觀三君跡
一字一畫便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
假此監令有以顯悟尔此段見真誥第
十卷去十七字
跋真誥書秦漢間書事此跋三十五字乃
真誥全文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錄潘安仁關中記語也。用白牋行書極好。當是聊尔鈔其中事。

跋祕閣續灋帖後

宗寧丙戌歲夏調官上都寓城南昭化坊李表伯舍。旅食無事。因假信安劉文賜本自摹。凡十卷。用相帛六十枚。凡再浹月。乃竟。晴窓潔几。寂無塵慮。從容填郭纖微。弗差第此書當時緒次間。有乖舛。及第十一卷文陋書惡。姑因其舊。弗刪除。云惟此卷逸少諸書中。乃有弘白一帖。子書既惡甚。語尤淺俗。繆廁諸王間。殊為不倫。故

十卷中正去此一帖耳。然第四卷中得四月三日問一帖。尚可刪也。長睿父書。

跋杜正獻公草書後

高適五十始為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暮年乃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造。晝遊哉。嗚呼。公之用也。忠猷亮節。著於朝廷。其退也。直心勁氣。寓於翰墨。故觀此書者。以得公之為人。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摹本

劉銜史書最妙。小楷其原。蓋出王大令。褚河南。

而能兼採群書為一家雖體本媚弱行草差劣然求之今世亦非多有此帖所錄魚記最善其後數刻皆不迨也石蒼舒書雖有骨氣而失於鹿麕俗視劉遠矣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留題後

其緣漕檄東郡事已還雖舍此觀壁因知宗將軍碑在昨城攝慰懷明過當觀之大觀丁亥六月初十日昨城攝宰李頴送黃將軍碑乃黃景雲父羅利碑虞永興為秦府學士特撰非其書也

跋鍾虞二帖後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今觀世傳逸少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關羽帖并此表字皆匾濶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為修乎竇叟述書賦云小鍾帶名行書一紙六行虞松草書具姓名一帛十一行此卷鍾虞二帖正典此同當是竇所見者虞松者所謂名微格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嫺如空凝斷雲水泛連鷺者也王小令一帖尤可愛清麗婉雅將逼子敬駸駸欲度驊騮前非虛語也大觀元年十月五日長睿書

跋仁智畫後

右列女畫自密康公母至趙將括母凡十五幅
攷於劉向傳此乃晝仁智一卷像也所題頌即
傳所載王回傳序云人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
江南人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與
此正同予按列女之目七古皆有畫世所傳特
母儀賢明仁智三畫而已今江南二畫亦復亡
軼獨此仁智一卷在焉弥宜珍錄故手摹之大
觀元年季冬望日王回列女傳序云呂縉
等各言嘗見母儀云云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川本無

紹聖疆圉赤奮若歲春三月東府草書急就章
書此條十二年其中可興慨者多矣大觀二
年二月二十四日夜長睿題

跋常鷗十馬畫後

韋鷗十馬後有元和李丞相吉父題字真佳蹟
也少陵有韋偃畫馬詩偃當作鷗蓋傳寫之誤
閻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鷗云大觀子戊歲
三月初吉黃集書李伯時曾寫
閻中名畫記

跋晉人帖後

此帖字雖可愛而不類晉人語恐偽當是永興

書自晚以下四帖亦非逸少語當是後人集其
為之戊子歲三月二十三日夜觀

跋破羗跋尾弓後 川本無

此去年書今觀如覺微進何時一超直入古人
地乎執筆增慨大觀戊子七月二十八日夜東
齋書

跋所書真誥數帛後 川本無

數日夜旦攷校殊無間功今日已竟燈前觀陶
華陽真誥戲書此數條吾於書字比今人差知
古意非於漢魏晉諸人書中游心者不愛大觀

戊子八月十九日夜論秀堂書

跋摹本王逸少尚書中書帖後 川本無

右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
二字躋二減一注五缺七字大觀戊子八月二
十六日癸卯洛陽官廨裝雲林子書

跋世說第三卷後 川本無

大觀己丑八月十日夜於洛北應天寺校此卷
時迎奉三聖御容同舍宿者留守判官劉亨道
府推官張東美河南丞王質夫長睿書

跋小漢黃門譙君碑後

此碑稱敏之先譙贛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
明即漢書稱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者
也而碑乃云譙其民姓不同如此豈聲文相近
承傳之譌歟抑作碑者妄引以為譙君之先歟
然二漢相距非甚遠為金石刻不應應舛午是知
冊牘所傳其多矣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
成得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杜預謂焦今譙縣也據此說則焦譙亦通
音也近世有信安何籀者以隸書知名目是碑
為蔡中郎書未知何據自謂李此灑清勁有古

意典梁孟玉行筆正相反予謂漢世隸法至魏
大變不必梁蔡勢自爾也此碑意象古雅在樊
樊安常侍蔡橐長二碑上借非中郎自可師法
大觀三年八月癸未西都祿麻裝長睿書

跋世說語後 川本無

世說之名肇劉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書
今亡宋臨川孝王因錄漢末至江左名士佳語
亦謂之世說梁豫州刑獄參軍劉峻注為十卷
採撫舛午處大抵多就證之典裴啓語林相出
入皆清言林園也本題為世說新書殿成式引

王執說澡豆事以證陸暘事為虛亦去近覽世說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之益近世所傳爾大觀已丑中夏七日從宗博張府美借觀兩月因讎正所畜本此本出宋宣獻家比世所行本殊為詳備但繁經傳頗有脫誤耳已丑中秋日借張府美本校竟庚寅五月十九日又以宗政趙士暕明發本校竟八月晦又以西都監大內內省供奉李義夫本校第十卷

跋百家詩選後

王公所選蓋就宋氏所有之集而編之適有百餘家非謂唐人詩盡在此也其杜韓詩可取者甚眾故別編為四家而揚氏謂不與此集妄意以為有微旨何陋甚歎

跋章草急就補亡矣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偏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學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李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顏籀

賞其清靡。籀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
稽等篇本。備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
家為真。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祇有鳳爵鴻鵠等
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母縛而
下。總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弗填
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予遂手搦一通。陶隱居
謂之填郭書。近世謂之雙鉤書。蓋欲知筆經所
自。故爾。予既手搦。復補其遺字於末。終因以備
志云。大觀己丑歲十月朔。黃某書。

跋石軍甘蔗帖後摹本

此帖中云。甘蔗當從甘此姑存其說十丈。初不
可曉。因思曹子建詩云。都蔗維甘。杖之必折。十
丈云者。恐若木千章竹萬箇之類。蔗侶竹於丈
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

跋石軍論諸葛昏書後摹本

此卷有論諸葛昏書。按晉謝石嘗求昏諸葛恢
稚女。恢不許。及恢亡。乃成昏。於時王右軍往謝
家。看新嬾。猶有恢之遺。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
王歎曰。我在世說作我在別遣女裁得尔耳始
不知此何典。逸少事。而嗟賞若此。及觀此帖。乃

云二簇舊對故欲結援諸葛若以家窮自當供
助昏事又云於速知决始知右軍為主茲事故
觀謝頰發此款也已丑歲十一月十九日夜長
惠書

跋蜀道畫後摹本

顧長康愛松叔夜詩因為之畫而垂綸長川目
送歸鴻等語灼灼在人耳目畫之不可已如語
此此畫劉本此畫也字雲勢岫色林谷明藹皆有
逸趣非常歷蜀道而知少陵詩意者未易造此
大觀四年二月日書

跋朝川畫後

世傳此畫本多物象靡密而筆勢鈍弱今所傳
則賦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蓋靡詰遺跡之不失
其真者當自李衛公家之本所出云大觀四年
三月初吉會稽黃某書

跋景福草書卷後

唐昭宗景福三年正月改元為乾寧此書乃是
月作而猶用舊號者當是詔令未至燕地也此
卷作草書應規入繩猶有遺法然僧多蔬茹氣
古今一也大觀四年四月十一日長睿觀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章申公書暮年愈妙一以魏晉諸賢為則此其正書殊類逸少所臨鍾書尚書宣示意象高古非可以近世倫擬也而論據端確評裁曲盡非深於書者不能識之然此卷論薄紹之氣質比羊所以下乃申公自論前此皆灑書要錄中語也申公戲寫之耳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川本無

蘇顯道以此紙求僕章草急就篇既為之書并書出師頌等三篇及於紙尾論書數條以盡此卷字勢筆迹雖媿昔人然不知魏晉以先書法者願勿示之大觀四年庚寅黃某長睿書

跋藏真書後

藏真此書殊合作授裳像爽等字雜章草法彌足愛也大觀四年季夏九日

跋吉日圖後

顧長康畫列女圖中有遼伯玉車形筆勢與此田車了無小異且三車一作軍之力方從禽馳騁而神運間安若中礼容邪顧陸遺蹟不能迨此博陵之筆頰細而此圖簡古裴公以為無有理

異於閩令何邪大觀四年十月五日閩人黃某觀

跋章草仙真詩後

章草法絕久矣予師友鍾索王蕭於千歲或異
彷彿徐君求予書仙真詩予所欲書詞指皆高
妙玄邈超然出隄絃之外不應以世俗書畫之
遂為作章草自天山造太霞而下凡十有二篇
云大觀四年十月六日

跋石晉熊暉詩後

劉夢得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是
之五季道衰文喪當時操筆牘士率皆哇俚淺
下亂雜無章其間能遠不忘君志其憂國文雖
膚淺而忠誠可矣若暉者蓋鮮儼也余讀其上
國音書絕二十篇及晉末感興諸詩而悲之蘇
君又出當時絕集彙示余雖不脫尔日風範亦時
有佳語自可傳後無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閩
人黃某長睿觀

跋蘇氏篆後

漢甄豐稽正古文文字其一古人魯堂壁中書也
其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

造若三代鼎遺篆是已奇字恠巧而差易工若漢劉芬從楊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徃徃不能辨之遂盡以奇字為古人焉武功君於傳篆法工矣必能辨耳予恨不獲一面第觀遺蹟使人慨然

跋蘇氏書後

僕自弱齡喜篆法初得岱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岐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又李之仰其高古惟是之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目下此者未嘗過而同焉今觀蘇君書規格雖法李監而端勁方隄殊可珍傳信札未易重古而忽今也

跋蘇氏遺跡後

洛陽漢魏晉唐舊都衣冠冑裔多弗絕然園第轉徙或非其舊獨五代時蘇莒公禹圭之後保其故居歸焉尚存而其子姓蟬聯以才德聞者媿媿不墜今顯道又能哀彙先世遺蹟寶藏于家時出示士大夫以求標顯累世美範尚不止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日書

跋海陵志後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慶曆中在金陵厨人
以方石鎮肉視之有字刻乃其志也後為人借
去不還遂亡所在此本今世殊难得然海陵乃
齊世而沈云宋海陵云非也又云謝眺撰并書
而志但云眺立耳然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
人目以飛華滿目殘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
眺書也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温文著性
石本云性嗣德方衰石本云方摹晚夜何長石
本云晚夜當以石本為是政和九年正月十一
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昌國別集後

右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按唐李公藩嘗綴賀
歌詩為之叙未成問知有外兄典賀有筆研舊
召見託以搜采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
篇詠然躡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為是正
公喜并付之弥年絕蹟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
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倂忽常思報之今幸得公
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匣中矣公大恚叱出入嗟
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所叙
賀歌詩篇才四弓耳此集所載豈非李藩所藏

之一二乎政和元年三月望黃某長睿父從趙來叔借傳于河南右軍官舍

跋溫親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新壺格七國戲二教此考一字皆傳自溫公之孫樟文升家鬻本乃公手書頗有難改處蓋初草定時本也政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九詠後

洛陽王晉玉好文愛古鑑裁殊高予自為此文首以一通贈之雖子淵九懷無以遠追灵均逸

步然休文郊居欣遇王筠貞賞云

跋秘閣第三弓法帖後

此卷偽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前云配等十七家皆一手書而韻俗筆弱濫廁諸名迹間始予觀之但知其偽而末審其所從來及備真秘館因彙次秘閣川本作御府畧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

手帖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偽帖者皆在焉其餘灑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帛寫蓋南唐人聊尔取古人詞語自書之尔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者自目為倣書

蓋但錄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灋帖時如王著輩不悟其非故但采其名雜載真帖間可勝歎哉今列此卷內一手偽帖於左

庾翼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親故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瓌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獻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右十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偽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疑之

搯之

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其餘盡一手偽書

跋舊題破羗帖後川本

僕題此帖忽切七寒暑光景如借一作昔正如詘

伸臂頃耳政和辛卯歲三月望長睿父

此見越碑
在帖中

跋張天覺書後 張丞相書
附川本無

炎而附寒而去喜朝而惡莫者俗皆然方丞相
謫漢東時通書牘接殷勤者穎川先輩一士而
已乃知任安砥柱之心不獨稱於漢世政和元
年七夕閩人黃長睿父現於洛陽

張丞相書 川本無

予兩任江右今謫官漢東獨足下兩有書來臧
洪曰仁義豈有常蹈之為君子豈虛言哉十一
月十七日商英白先輩足下

跋洛陽九詠瞻上清後

右瞻上清一首乃僕洛陽九詠之一也因此碑
帖有五君栝梓文故書於帖右欲考栝梓所以
者現此可知也政和元年八月初吉黃某書

跋灑帖逸少書後

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灑
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知爭購秘閣
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僕謂此語故當亦有
不然白摹書真似騎生馬不暇施鞅勒時有驟
跌不害其妙處但搨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揚許
書法乃佳耳此本僕幼季者戲書後政和元年

九日夜書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魏正始中務設玄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景純始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玄度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今山陰脩楔諸賢詩體正尔然皆寄尚蕭遠軼迹塵外使人懷想深頃見晉人一帖云三日詩文既加興趣高覽之增諸懷年少各有心正謂此此時也是時典集者四十有一人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一作自不凡亦可

珍錄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于右軍櫺堂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右摹本王大令獻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雅陳惠辯押尾蓋梁御府灑書也筆勢闊放實子敬書之合作者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陽官舍裝

跋寶篋經後凡五軸求予跋尾

此經結字殊類褚河南河南書盛行正觀宋徽間故雖經生亦皆摹一作放閣令署家令銜而不著太子當是東宮經也

跋華嚴經後

唐史載武后作十有二文此卷復有證聖等字
當時制字不特十二而已卷後初校再校皆叙
書郎桓彥範署名蓋桓王嘗作此官本傳亦不
載

跋張長史帖後

贊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沈吟此語恍若季真
在目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

跋摹逸少帖後

世人摹書多作已態此卷榻右軍諸帖及榻歐

筆跋字如人面目不同而翻一各有佳趣深可
珍愛冬初一帖乃虞永興書西上口等非晉人
語也

跋藏真書後

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李太白詩也藏真書
之可謂二宝謝康樂不專美於前矣

跋錢氏書後

予家吳中每聞故老言錢氏有國時賦厚後叢
民不堪生今所營梵宮脩楹宇極縣巨林壑他
所具為宰稱是宜若不能長守然武肅以唐乾

寧二年乙卯歲。魚東西溯至我朝。太平興國二年。戊寅歲。獻地傳。四將八十四年。自五代。東偏據之。惟久有國者。莫吳越若也。詎非久假伯術。畏義尊王。以克永世者乎。今觀以下二書。每自抑損。良可嘉也。

後玉溪集後 川本無

政和壬辰歲四月。從河南王晉玉。借東平呂氏本。篇目頗弗倫。因為叙正之。二十九日乙卯。裝于西都右軍止官舍之檄。堂是夕微風。暑氣殊清。長睿父書。

致元和姓纂後 川本無

此富鄭公家書。甲子歲洛陽大水。公第書無慮萬卷。率漂漬放失。市人時得而粥之。鎮海節度印章猶存。是書尚軼數頁。以鄭公物。始致而藏之。政和二年夏五月初吉。雲林字書。

致十七帖後

右五逸少十七帖。迺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於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陽李邕鄭家所蓄。日本頗与此相近。其餘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

惜本初字
下付直宏
文館解元
思勒元館
本巨精
遂良校無

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寔澄心堂者而本
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疎拙又有一板本
亦似南唐刻者第叙次顛倒文為十七帖而誤
目為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真獨初字本及此
卷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具存世殊艱得誠
可喜也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與予所著法帖刊
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並列于左方云政和二
年五月初吉黃某書
十七帖長丈有二尺貞觀中內本也凡百七
九百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煜赫著名帖也文

皇帝購二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
尺為一耳取其迹以類相從綴成耳以貞觀兩字
印印之褚河南鑿裝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
羅標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兩字印印之
跋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帖者以耳首
有十七帖字故以名凡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
中一句語稍異者標為帖名大約多取卷首及帖
首三兩字也

法書要錄作帖內
句及有白檀身字

跋韞川圖後

韞川十二境勝槩冠秦雍摩詰既居之畫之又

與裴生詩之其畫與詩後得贊皇父子書之善
并美且無以復加宜為後人宝玩摹傳永垂不
刊然此地今遺趾僅存園湖坡泚率為疇畝未有
高士踵茲逸懷使人慨想深政和二年六月五
日常山宋烜武陽黃於河南官舍同觀

跋瀾明集後川本無

政和二年歲壬戌六月十四日巳亥於都洛大
福先寺校竟時京西漕使張集仙晉父公易總
運六路是日啓行與僚官送至白馬因遊福先
黃其長霄父記

跋漢善州刺史王純碑後川本無

是碑劉河清馮元中見遺猶乃祖龍閣所蓄本
也但有二通此其一云政和元年十一月於河
南右軍官舍裝黃其長霄父以二年六月二十
四書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漢太尉劉文饒碑二故吏李謙等立一門生高
苞等立一在今西都上東門外官道之北洛陽
尉射圃中近世好事者亭以覆之目其亭為寶
刻蓋以是碑為蔡中郎書故名焉二碑陰各有

題唐湖城公劉奭脩碑記亦在馬子官洛五年
每過上東必徘徊碑下想文饒之高風玩中郎
之妙楷與歐陽信本之觀索靖書坐臥不能去
何以異云因令工推拓二碑及陰文裝為三帙
而時觀之政和二年七月初吉黃某長壽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川本無

政和二年九月初吉於河南致馬首有鎮海軍
節度使印蓋富韓公家日本也會稽黃某書

跋何水曹集後

隋經籍志唐藝文志遜集皆八馬晉天福本但有

詩兩馬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日本八
馬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
粟裹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
若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
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逸檣飛游魚上急瀨
薄雲巖際宿等語字美皆采為己句但小異耳
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遜
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階曉燈
暗離室為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
日侍宴云踈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帶

宇風起嵯峨雲谷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
映疎竹還度五洲云蕭散烟霞晚淒清江漢秋
答庾郎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云水影漾長
橋贈崔錄事云河流遠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
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策者所不
逮其警言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橫却月觀花遠凌
風臺銅爵妓云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白殊
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若饒貧寒氣無乃
太貶乎陰鏗風格流麗与李穆子山相長雄乃
沈宋近體之椎輪也政和二年九月十二日於

河南右軍官舍校黃其書

跋王易簡玉僊傳後

昔東晉楊君義精思句容夢登蓬萊密與洛廣
休等五僊人遇其游觀奇山峙漱濯滄流清語道
者流類能言之今觀玉僊傳後所書坐玉溪酌
雲腴二夢與楊君事殊世冥符斯亦異矣於戲
玉虛大漠之游公其勉之政和二年十一月九
日武陽黃其書新安周頴宜具將寧祖是日觀
于道山之南榮

跋穀果傳後 川本無

柳子厚云教果尔甚峻潔又云泰之教梁氏以
厲其氣信於政和二年十一月七日黃長壽書

跋三蕭碑後

此楷法自鍾元常後唯江左諸賢頗得之故蕭
殿中書是碑故雅可喜然下至隋唐其法遂亡
漢歐褚薛弗能逮也此可与識者論云政和癸
巳歲甲月二十七日黃其長壽父書

跋顧誠著書呂肅公碑後

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
顛顛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

龔音械
菜名俗
鴻蒼俗
作龔非

蔡同龔負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
誠著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
龔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政和三年六月
丁丑黃其長壽

跋陽少師詩後

少師此詩本題於西都長壽寺華嚴院東壁僕
近歲官洛因覽宋次道三川官下記知之亟往
觀焉墨蹤石本皆不復存院僧云三十年前有
士人寓是院數歲及徙居他郡壁与石亦弗之
見豈非好事者負之而趨乎今忽得此本殊可

欣也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黃某書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工字勢放歐率更固自今作殊可佳嘆世傳黃庭真帖為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真清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真誥作揚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楊揚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為王興先

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

以真誥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

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嶺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鱉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群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携鵝去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羣相贈耳初未嘗書寫黃庭也以二書改之即黃庭非逸少書

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
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
此啓在著貞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
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為國寶遂誤
以為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
見應寫黃庭換白鵝為款隨之耳初未嘗攷之
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
豈洲費其謬歟然今此帖始見於梁代蓋晉吳
寧已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李
鵬舉家蓄此帖一弓乃唐褚令摹單郭未填筆
勢精善乃錢思公家本薛王軸黃庭中有五行
為周越摹換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
右今題此卷聊論之政和三年九月望日黃
其題傳墨婦同觀

跋孔耽碑後

是碑在亳州永城縣廨中僕白見滕同舍言其
目復於上官仲雍知其所在政和癸巳歲十月
十九日余因器聖來自永城寄呈詞筆皆古雅
因以章草書其文一通以便覽觀去是夜鼓二
於清平坊第書長睿父記

跋袁僊夫帖後 川本無

袁液僊夫貴戚子姓而好學趣尚不凡近殊可喜
意其又大而年來三十不幸死矣深可嗟惜
予在洛与之同僚投素深觀其遺蹟不覺潸然
政和三年十月十九日夜長壽書

跋高彦休闕史後 川本無

政和三年秋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叙云甲辰
歲編次蓋唐僖宗中和四年也其間有已書僖
者或後人追改之彦休叙事頗可觀但過為緣
飾殊有銑豁虬戶體唐徐彥伯為文多變易求
新以鳳閣為鷓閣以龍門

為虬戶以金谷為銑豁云云後進初之謂之灑體見朝野僉載此其贅云次年

三月七日再閱一過黃草書

跋何璧書後

是書字亦應二王撫矩何璧者不知何物人草
法之工如是然所書月儀等帖辭太淺俚蓋唐
中葉後人所為觀者取其書略其語可也政和
四年四月望黃長壽父題

跋段太常語錄後 川本無

此寫本是廬陵官下記上篇亦段太常作政和
四年四月十八日以秘閣本校長壽書

題集逸少書聖教叙後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叙時都城諸釋誨弘福寺與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篆筆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為院體由唐吳道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冰深於書者不足以諉此政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黃其長虜父書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遊圖

宋之問

王維

李白

高適

史白

岑參

昔人深於畫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常法觀者顧陸王吳之迹時若有此如雪與蕉同景桃李與芙蓉並秀或手大於面或車闊於門使俗工睨之未免隨變安於拙目故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駟雋惟真賞者獨知之此卷寫唐人出遊狀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楊鑣並驅睇眴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

乎。求畫者主名弗可知。要亦俗手作也。政和甲午四月二十四日觀于道山東序。

跋王大令帖後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法張芝。僕謂獻之行草亦然。模矩雖出於逸少，而筆氣飄已而元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辭也。觀此帖縱軼若此，而唐文皇目以拘寧餓隸，無乃太貶乎。政和甲午歲八月三日夜雲林子黃某觀。

跋張閱道草書後

王簡穆以書名齊世。竇泉謂其密綴曲盡，富神高氣全。今遺蹟可見者，有劉伯寵謝憲王琰三帖。尚傳其論書一篇，具載本傳。意當時必自書之。惜哉。今已矣。張閱道游心翰墨，追為之書，殊可喜也。僕覩前輩效鍾王書，自羊簿以還，類多規規然。雖精而弗肆。至張融自謂不恨已無二王法，乃恨二王無己法。乃知一藝之至，亦當克自植立。融之言不為過也。今觀閱道真草，亦矯然自作一家風範。宜諸賢歎賞之多云。政和四年十二月庚午黃某觀。

跋四皓碑後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耶政和五年歲乙未正月二十五夕再書同觀者次明弟

跋細字華嚴經後

東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能方寸千言書是經者亦以尺紙作七萬字殆得宜官法也晉衛山巨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詭譎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僕於此經亦云政和五

年二月甲寅雲林子黃長壽父書

跋陶華陽書後

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真君蹟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善其為人今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華勢同今觀其為楊瓊瑤作奏章葉與前二書雖真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跡比之鍾王為未成就然神韻閑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竇泉謂

其高爽自然逸軌奮舉頗近實云政和乙未歲
二月二十二日黃其長霄書

跋盤絨圖後

右盤絨圖唐王叡叙而傳之以為唐諸王之遺
跡然予頃於吳中見劉季孫景文家有此畫一
耳古題云宋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
獻一筆畫百事帝賜以犀柄麈尾與此本大
同小異所畫物象存者亦五十餘種匠意高古
筆勢若出一手然後知是畫也唐人能為王叡
以為唐諸王畫誤矣政和五年春於東都清平

坊手摹一通黃其長霄父題

跋趙韓王書後

蕭相國守關中因鮑生說遣子孫昆弟能勝兵
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說當楚漢相距京索間高
帝方暴衣露蓋有疑蕭公心故欣其此舉若夫
我藝祖太宗則不然聖度弘廓任賢弗疑
佐命之臣類以功臣寵祿始終而忠獻王梁楨不
基為國宗臣雍熙中四方底定久矣承平之際
偃息近藩豈復見疑而因婦子取信以自明哉
其遣夫人朝京師賀誕節蓋忠順之至誠見於

礼冰謂位高多惧而然也至其家中指摺作川規矩審細字畫謹嚴又以見王之克勤小物如此

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黃某謹書

後江南藏真書後

唐懿通叟所
寶求予題跋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真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刑恠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真自叙乃有叔倫金章此卷真跡豈亦江南集賢自蓄書乎

後魏眠九款圖後

楚詞九款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

於文選故是圖身關珠宮乘龜逐魚亦可施於繪素後人或能補之當畫灵均之精緻也

後劉向列仙傳後

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列仙之名當始此傳云劉向作漢書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而無此書又叙事并贊不類向文恐非其筆然事詳語約辭旨明潤疑東京文也

跋索靖章草後

索將軍章草下筆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

儀急就篇此著名書也春蘭秋菊各不同花花自有佳趣

跋王晉玉所藏常鷗馬圖後

張彥遠謂鷗善畫川原小馬牛羊今晉玉所藏本皆沛艾二字見余謂杜子美詠鷗秃筆掃驂驄驥驎出東壁即不特善小駒而已蓋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鷗從容二人間第筆格差不及耳昔予見嘶嚙二馬小圖於江左人家筆勢駿亦若此此本鷗畫不疑四月八日

跋王方慶押尾後

王方慶雖系出琅琊然褒至方慶四世封石泉今寶章押尾乃云琅琊縣男不解其義或方慶嘗改封而史失其傳邪長睿父書

跋西京雜記後

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缺耳其稱余者皆歆本語中有歆所記草木名而段柯古作酉陽書乃云稚川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洲也蓋段誤以歆自稱予為稚川耳又按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

但有華林令而无上林令其邈稚川决也柯古博洽時罕儔猶舛謬如此長睿題

跋步輦後

右晉明帝步輦圖南齊謝赫畫雖經傳摹摹意象高古但所畫輦上設一几傍施雙杠殊無輦制余按輦自漢以來始為人君之乘魏晉小出則御之過江遂忘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符秦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時人服其精記則明帝時輦无制度宜矣又東晉時鞞袍尚未盛行而此圖侍臣服之豈當時五胡據中原江

左已襲其風欬卷首題云廣順癸丑季夏狂生摹嘗見陶穀家逸少帖後有顯德初酒狂題字与此正同廣順顯德相接當是此第未能名之耳

跋絳帖子敬書後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栞如告至晚式成傷皆子敬書廣袤肥瘦先後不同乃尔豈稚老結字固自異乎抑具諸家法別作體乎長睿父觀

跋法書五帖後

同嫂松來二妹三帖王氏書蚊疇一帖梁陳間

人書損惠野禽一雙一帖近世偽作殊惡

跋周陽侯家羸文後

此西漢時器在文潞公家字畫細淺難推拓今以搨書帖器銘上就摹之殊不失真也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竇蒙南齊畫目中有桓溫像一卷上之上此卷後題云上品上正此畫也但長康乃晉陵無錫人不知何謂袁倩毛惠遠宋人沈熾文姚懷琛梁人當時祕府書畫多此諸人題但此卷以袁毛姚題于唐褚令後恐誤錄也

跋陶徵士集後

嗚明讀書不求甚解而僕丹鉛事點勘勤勤不去手良可自嗤也

跋真誥衆靈教戒條後

此下方圍諸條与佛四十二章經同恐後人所附益非楊許書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紫陽碑乃張從申書李陽冰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錄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於世今

人反此歐陽公初不閑法書則從申之迹見棄
直矣

跋定本古器圖後 川本無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於山陽以張丈人家
本校并補所乏黃某長睿父書

跋漢旧儀等書後 川本無

此書帙中漢旧儀典儀官儀及詩譜并劉遵父
公食大夫義至寓辯凡十三篇中有先大門會
稽公手書自增諫官而下十一篇并李外郎一
詩皆先君手書於戲子子孫孫其永寶讀之政

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某謹題

跋唐人書後

此十餘字在秘閣唐本藝文類聚內一弓尾蓋
貞元中人題因響搨之政和五年十一月甲午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書慎律師碑後

張從申書其原出於王大令筆意与李北海同
科故名重一時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
有從師從義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
謂之四龍書賦云張氏四龍名揚海內厥有季
弟功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從申也

前雅列三
人名但末
言陸申之
後弟此註六

又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
一步不窺予親從申維學右軍其原出於大令
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
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
有晉韻殊可佳尚近世歐陽文忠為集古錄而
雅不愛從申書故此碑見棄而特錄其篆首至
其書王師乾碑以見稱於秦珩故聊存焉信乎
真賞之難值也既云從申有弟三人又云李謂從申不可曉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政和二年夏在洛陽與法曹趙來叔因檢校職

事同出上陽門於道北古精舍中避暑於法堂
壁間槩篋中得此帙所錄杜子美詩頗與今行
槩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
涵容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為正若是者尚
多予方欲借之寺僧因以見與遂持歸校所藏本
是正頗多但偶忘寺名耳六年二月十一日舟
中偶繙旧書見因題得之所自云山陽還舟丹
陽是夕宿揚州郭外長睿父題

跋維陽伽藍記 川本無

大觀二年三月二日 緣檄行河陰縣城隍於此

禪寺^初校一過四月七日於東齋再校竟政和六年二月十二日丙戌於陽州南門舟中讀二過觀戊子歲寫此書時題字俯仰八載矣長壽父書

跋宗室壽竹畫軸後

張彥遠論畫以為上古意簡而蹟淡近代煥爛而求全故以氣韻生動為先經營位置為下予嘗攷其語以謂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芙蓉出水自然可愛顏光祿則如鋪錦列繡稠續滿眼自然之與稠續蓋不啻霄壤今觀唐人遺跡

薛稷以毛羽聞然格遠而筆弱蕭悅以竹聞然筆勁而乏韻二子之畫但專精於一猶不得其全况梅竹集羽並秀筆端趣閑韻遠若師純公之此畫真可尚已意其移是意於文則謝客之吐言大拔詎是多慕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會稽黃某觀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畧今真靖陳尊師所書即此也而流俗謄錄

著故相國舒王集中但多舛午今此本既精善
又筆勢雅有昔賢風采殊可稱也政和六年秋
於山陽從慎漢公借覽并觀漢公題後行間茂
密勁古可喜此經蓋真請頃遺漢公者是時漢
公甫八歲尔真請已稱其善學鐘王遺法以神
童目之因贈此以結忘年友且其書之工如此
漢公學行高士林間又博覽藥經臺史多典方
外士游不特其書可賞云九月十六日雲林子
黃某書

跋玉笥山清虛館碑後

清虛館者果天監中京兆杜曇永於廬陵玉笥
山建之以極適而藹侍中子雲景喬裔孫律守
虔州重刻茲記而書其後引玉笥山寶錄以為
景喬自嶺南使還登此山即曇永而道成上帝
賜之玉冊以為元洲長史治郁木福庭舉族八
十二人皆仙去又於碑書景喬之官乃曰黃門
侍郎太子司徒左長史按果初景喬自太子舍
人移丹陽郡丞出為臨川內史還除散騎常侍
侍中國子祭酒又出為東陽太守太清元年復
為侍中及祭酒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餓卒于

顯雲寺僧房年六十有三與玉笥山錄所載乖
異亦猶漢史書淮南王安自殺而僊史謂其書
室上賓者同也然方外之事固不可常理測景
喬仙去之事道家書載之甚著唐世亦有遇之
於茲山者第恐其蝕卒晉陵道家所謂解化猶
託劍驗火之類也至於山錄稱其嘗使嶺南及
為黃門侍郎太子司徒長史則誤蓋攷之於傳
景喬弟嘗為太子舍人為侍中為臨川為東陽
未始位黃門及長史并使嶺表也然予嘗見子
雲啓事梁武帝稱侍郎南徐州刺史臣子雲而
傳亦不書其刺南徐則史家容有舛漏但太子
官屬初無長史乃見碑所題之謬也景喬文詞
雖六朝駢儷體故自清靡可喜要不失為佳文
至律所刻玉笥山上清宮碑題云杜曇永撰則
詞格淺俚與景喬所製不侔然亦以當時語殆
唐末五代人所為假托杜君耳清虛碑但云杜
君為祿章王左常侍耳而上清碑末題云天監
十五年立至題杜君之官則云禮部侍郎翰林
學士其不稽古甚矣若律者其漏至此得無愧
厥祖乎獨不能傳景喬之文於石及立祠堂為

可取又所題碑後詞致一作凡近弗倫予頗為

刪易并錄二碑及南史景喬傳並實右方使觀

者有考焉第律重刻清虛碑字甚惡故但錄其

文耳古樓觀之觀乃謂之觀而道家居皆日以

館若宋崇虛館梁朱陽館為陶隱之類甚衆至

近古乃以館為觀蓋亦取仙人樓居之義因辨

此碑即識于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九月二十

一日雲林子黃其書

跋章^尊弥陀經後川本無

黃其伏遇先大門大資政特進遠忌之日謹自

茶書佛說阿弥陀經一卷仰伸追報伏願乘此

尊經妙力超生極樂淨方一切有情並同今願

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謹題

跋跋柯古請居寺碑後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倬越可喜嘗與張希復

輩數上都諸寺麗事為令以跋該悉內典請其

獨徵皆事新對切今觀請居碑亦畫上人以其

博涉三學故誣錄寺讚也文傷太擁醲要為不

凡雅奇澀不若樊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難

句矣碑大中中作而左金吾長史顏稷所書殊

有楷法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之際故弗多得
云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黃其書楚鳳堂書

跋所書十七帖後

逸少十七帖書中魏也張彥遠以為王草中烜
一作赫著名帖信然僕得善本每喜臨學此耳
雖不足以追蹤逸軌故自合作者信筆偶書不
暇擇紙尚不愧裝行儉云黃其題政和六年歲
在丙寅十月十八日於山陽栢鳳堂書

跋古文韻後

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克

繼所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鐘鼎彝器款
識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
有合古者益之比回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
書者多有譌舛亦姑藏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
辨之十一月丙申於山陽栢鳳堂親寫十二
月丙戌於廣陵瓜步舟中記之雲林子書

跋黃庭內景經後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真司命紫虛元君
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真經
授弟子琅瑯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書出

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魏傳青錄文所謂起
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黃庭內
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心文又名太常金書又名
東華玉篇自楊許仙去大傳於世而積載既久
轉寫多誤如以尊為前以通為遍以骨為骨以
飛為紉此例甚衆雖華陽登真隱訣所載乃楊
許回本可以據依今參離衆本而以隱訣是正
庶幾不失真誥云政和七年歲在丁酉正月丙
辰雲林子黃某於丹陽東齋書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 川本無

政和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觀景度諸帖聊次其
歲月先後及記其書迹所以備考證云武陽黃
某書

跋鐘繇賀捷表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謂世傳鐘繇賀捷表稱建安
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為閏十月
良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
獲之正月乃傳羽首至洛陽則鐘繇安得於閏
十月先賀捷也又再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
公軍于麻陂而曹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

冒寒之後又古人牋啓不書年以二事可疑今按魏志是年十月操自漢中還孫權上書以討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未至徐晃攻羽破之羽走王軍糜陂至正月始還洛陽孫權取首至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志稱十月自洛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始還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羽破之羽走則此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表中作夫刃者正是也征南將軍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正合非偽也蓋此表特

賀閏月徐晃之破羽非謂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因此致疑又按古人箋啓多不用年至表奏則與箋啓異其稱年無疑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於閏十月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皮郡也東武南皮之屬故并著之今人讀為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大小殊而其體不異不同蓋後人臨摹之變耳政和七年五月十三日

今攷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
上書乞討羽自效閏月王乃南征未至徐晃攻
羽破走之王軍糜陂至正月始還而權傳羽首
至洛吳志祗閏

跋草草鷄林紙寫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陽城南第暴
回得書此鷄林小紙一牙已為人以鄭衛辭書
盈軸矣竊矜其遠物而所書未稱顧紙背尚可
作字因以索請體章草急就一牙藏于家軍筆
結字頗合作庶幾顏文忠牒皆書豪回事無本
事二云紙最十二枚書最二千一百五十字武
陽黃其長孺父書

跋草書洛神賦後

此賦草書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
而頗似智永疑其遺跡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
書無疑矣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
本皆歸之子敬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為蔡邕
書豈畫中即筆跡於要當鑒以心目而弗信耳
傳為佳政和七年六月六日黃其長孺父書

跋尋陽石本頽眩方後

治頽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
帖甚著於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
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
潯陽役兵於山間斫石得一火石中宜內有小

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即此碑也夫石未破時豎完无際不解何緣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陽得此拓本陳因以遺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絳帖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按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於斯石款意其隳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于石間理不足怪世或以此帖為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翻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撫尔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真當其能自辨之是月九日黃某長孺父於丹陽東齋書

跋王子敬帖後

袁昂論子敬書以為河朔少年充悅皆拖此書結體正尔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樹冰篤論也此帖摹傳殊逼真与官帖所錄有間矣

跋楞嚴白繳卷後

政和丁酉歲六月於南徐州城南宅傳延慶精舍釋祖一祝本自書梵文二十二日於廣舟中書黃某題

跋北齊勘書圖後

僕頃歲嘗見此圖別本雖未見一作畫者主名特觀其人物衣冠華虜相雜意後魏北齊間人
作乃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勸書圖又見宋
公次道書始知為楊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
才魏收輩豈在其間乎且其模矩乃尔今觀此
本益知北土人物明甚則知子華之迹為無疑
唐嗣令稱子華自象人以來曲畫其妙簡易標
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迹信然第他本
尚餘兩榻有啓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執弓搭如
意而沉思者數輩蓋當時畫此弗但一通也李

正文

上字本
太祖諱

資暇謂茶托始於唐崔寧今北齊

畫圖已有之則知未必始自唐也亦猶蕭梁已
有紫囊盛笏而唐史謂始於張九齡者同也觀
者宜審定之政和丁酉歲八月五日武陽黃某
長孺父於楚州哀華堂觀

跋按樂圖後

周昉丹青始以道佛像及寫真知名故畫章教
寺壁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陽南宮有楊真
人降真及瓊樓仙人等畫蓋妙絕一時今世但
傳其子女而已是可歎也此圖尤有思致而設

色濃淡得顧陸曰法故可珍愛 子疑作士

後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曰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繇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亦謂辭句脫畧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畧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居士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之初

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少其色反黃四言數多其色反綠於五行為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為不尔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為之色觀者見其色別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女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曰而并錄於身首云因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室子垂綬環之詩亦錦文之遺範而世罕傳聊附焉左以資書雋言鯖之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某長孺父於山陽哀

華堂書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文讀之故自
媿媿可觀題者多云室字弗知何物以予攷之
乃迦葉之香炉上者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即臺
為琤子則知琤子乃香炉耳亦可為此詩但圓
若重規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

跋張曲江集後川本無

謹言如在高風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楚袁
華堂觀

跋陳虛碧所書相鶴經後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
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帝士季及晉王
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於遷就減隸運
筆結體既圓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掬今傳世者
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
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
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攄輩雖不以
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
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

采獨歎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
競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殊遠矣
隋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適媚
有法今觀碧虛字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
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
鶴經皆一耳今完書軼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
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
誤錄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字今本雖則全篇
然比世傳它本最精善真可垂永久云政和七年
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袁華堂觀武陽黃長壽父

跋吳道玄地獄变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
林沸鑊牛頭阿剎之像而度狀陰慘使觀者掖
汗毛竦不寒而栗因之迂善遠惡者衆矣孰謂
丹青為末技歟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
武陽黃其長孺父書同觀者外弟鄆陽張熹子
昭達安翁招士脩時寫楚之袁華堂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劉遵父去此書簡冊錯亂並有正逸今次定之
如右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

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既簡矣然後以乃
偃武偕文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
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花一種故先相文簡公
谷黃玉門密蒙花詩云多病眼昏書懶讀煩
君遠寄密蒙花愁死內史並筆為費費當真方到
海涯蓋謂此也然余按今諸本並無此一種而
法書要錄十七帖亦不載此不知何緣畢氏本
有之但未嘗見此帖無從知其真偽姑記于此

以俟後觀云

跋室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系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
堯於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
中之道耳、首楞嚴經云、若諸眾生憶佛念佛、見前
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偕念佛
三昧、亦當如系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往坐
卧、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真出世成道之
要津也、偕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為期、蓋弥陀願

力以接引羣生為務。大光普照，攝取不舍。凡存
念者，盡得往生。其利博哉！豈特見堯於牆，於美
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
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因思吾夫子與
漢史之言，與佛合若符契，乃紀於此帙。異時觀
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勉諸。黃其長孺謹
書。

跋施真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叙
冠馬，而陳倩所序纔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書

也。合合為一集，以雜華三篇附于後，肩吾隱豫
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為僊，觀其
三住銘論氣神形之指，甚微。真得道者之言，語
其詩格韻，雖若淺切，例本然時有過絕人語，頗
可觀。覽政和丁酉歲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黃其
長孺父於京路舟中校之。

跋滕子濟所藏貌圖後

按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貌，象鼻犀目，
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嗜銅鐵，
弗食他物。昔白樂天嘗作小屏，衛首據此像圖。

朱子署名
稱襄陽米
若故謂之
米襄陽
此書稱米
隄陽未詳

而贊之載於集中今觀此畫考其形與山海
經樂天集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迹之遺軀乎政
和丁酉歲十二月十日武陽黃某長孺觀于子
濟之書齋 溫疑是濕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右米淮由陽帶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
但肆筆搨放殊不郭填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
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跋李西其書後

西其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摹若此猶歸以之學

黃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徐觀筆勢尚有先賢
風氣固自佳

跋所書詩軸後

張子昭弟雅喜法書以此寫蘄僕諸體書如書
頃所為教詩數詞為作正行草章字四種屬疾
小佳殊乏劣深愧大令之合作也然筆勢頗傳
魏晉餘韻庶幾真賞之擊節云子昭復教漢碑
字及鐘鼎古文二種因附卷末蓋曲終奏雅之
義也

跋唐建中告後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官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臣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宣奉行者劉太真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還鎮鳳翔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月鎰已罷相出帥岐而猶帶平章事又當時唯盧杞在門下而中書闕真相故是年八月尚具鎰銜而注使字也泚鎰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宣也以鎰之忠盡而棄外杞之姦而當國泚之陰賊而位三公德宗建中之

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尺素耳其表之迹固已具見後之覽者寧不慨然黃長霄觀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髯首乃恕先自寫真也黃其書

跋孔穎達碑後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其書非也冲遠之後迺後伯施十年豈非當時學永其法者書邪然筆勢適媚亦自可稱

跋瘞鶴銘後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頽難刊且為
水泐故字無鋒穎善拙筆書昧者從而效之深
可一咲

跋瘞鶴銘後

即資政考次銘
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印云元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
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
尾似粗可見雜文全亦止此百餘字尔而歐陽
文忠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條所
得六百餘字獨為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
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此數家本

為多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
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
為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云道狍
同又是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
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
歟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它
書亦尔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
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
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
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其弟子

周考良僊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亦又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正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而間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間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跋桓宣武傳後

此顧愷之畫溫像後人略其傳書於弓尾也予既搨此畫未暇寫此傳聊尔存於斯

跋金樓子後

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觀其書但哀萃傳記殊無矜臆語恐所著諸書類若是然以帝子之尊不嗜聲音而沈酣文史纂述殆二百弓勤博至斯自可崇慕至於忿狃忌前揚伉儷之惡尋開寶之兵以至守株延敵自亡其國深可嗟慨長齋父書

跋逸少升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
距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蹟也故結字比樂毅告
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然有篆籀意
非遇真賞未易遽識也長壽父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人之致力不勝天力之為功不善命今昔所同
知也故考艾天折豐泰院窮運於冥冥契於昭
其數之滋其時之會人之始生固已存矣所
謂天命者不大示其兆不顯著其符莽兩昏然

實難稽揆豈非俾人懋德勤行競時起功競業
惕厲以自克邪不然則善將惰惡將肆人事將
措而不修矣天之於人意殆以此今以陳文惠
公與烏君窮達之事觀之信乎有時數也竊惟
仁皇帝御天下四十二年考慎輔相類得賢傑
以起治功文惠公其人矣迹其與韋布位鼎司
植志持身蓄德悖義蓋謂恃命之自尔者則日
者之言雖可謀公之為善亦不急天人力命相
須以行此其遺風所以想見於後世也故待烏
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以

抑時人詭譎之求論是詩則淳深雅淡可以聞其言而述其德觀是筆則端莊道婉可以見其迹而推其心余雖不逮觀公之容亦公之音即是論之亦可知公之志矣於是乎書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川本無

此冊以親友相聞帖紙綴屬才十簡八人耳適偶尋繹而三人已為鬼錄撫卷慨然謂李富國宗儒范之彥邦直楊遠夷甫楊家好事此其書也長水紙為物家微而易得楊款得再三言之豈索於愛者也夷甫學雖未至然亦喜事佳子弟

弟奉使巴夔遂沒不反觀此書已為陳迹矣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峻

山海經侍中秀領校秀即劉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記列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易識耳非占法也

黃庭經此特梁丘子注尔

張萬福唐人有傳總目云不詳何代人

步虛洞章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脩靜東晉道士
隱廬山

葛仙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元網論此謂真網論即此蓋避聖祖名

三茅君內傳云唐李遵撰非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詳何人德山在朗州蓋宣鑑禪德師乃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疎繆如此

破胡集後云釋氏具於西域自漢末始漢於中

國非漢末
文選按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為

語難解

注非是

中書省試題賦詩若其中純載詩即不可謂之詩筆

丹陽集已見總集此重出

鄮炎集當在前

蔡融來鵬皆唐人見丹陽集

質論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為尔於質論前作得一小序子即此序也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

殊不類隸董云集古錄以為文翁學生予云嘗
攷此碑其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
書志攷之江陽蜀置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
宣武平蜀後置焉遠擊節此言以為辯正精詳
又問予云周公礼殿記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
君之不審文君名予云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
奇梓潼人平帝用為益州太守記中文君乃此
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漢成皋令
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桓
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

嗣予又云備員祕館繁年御府降出太清樓奇
書異傳甚富今參校得失予喜觀未見書同舍
出省後予嘗侵晚而歸董云異書不可不看道
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故事因閱
傳記決者多自此後論議費進信知書不負人
也所恨未嘗獲觀太清樓書予又論集古錄殊
脫處如跋漢蒼頡廟碑云此碑有蓮勺左鄉有
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予按前漢
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百官志鄉
志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

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戶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尔蓋鄉吏之名號也又論水經與漢碑刻不同者多如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又州輔碑道元注云州苞如袁良碑道元注云袁梁又如屬國都尉王君碑道元注云蜀都太守姓王字子雅彦遠云恐忘記遂畫錄云

論靈臺碑

集古錄靈臺碑以為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予按漢章帝紀注述征記云成陽縣

歷字人曰知
錄有堯母
靈臺考

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祀廟又按水經注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于茲款人不知名曰靈臺以二事證之堯與堯母葬處明白若此集古又云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為成陽當以碑為正予攷成陽與城陽自別成陽縣屬洛陰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封之國名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髀交生伊堯其事神異不可測集古又云廷尉某姓名摩滅予按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

葦黃屋三十餘而靈葦碑中有云濛陰太守成
陽令各遣大掾輔助仲君故知仲定無疑大凡
考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
決無疎畧歎陽公集古其文章冠世後人豈可
致及然大要在考校而水所長是可歎也自川本
此凡至歎也無
五十四字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謹按春官中車王之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旂
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而司常
九旗之名物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

隼為旗龜蛇為旒今以玉輅所建儼之太常大
旂已著其名考其餘者大赤蓋旗也大白蓋旗
也大麾蓋旒也何以知之以所飾之物辯而知
之龍位東故旂之色宜青鳥隼位南故旗之色
當赤熊虎位西故旗之色當白龜蛇位北故旒
之色當黑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大赤大白之
為旗與旗也蓋中車或謂之太常大旂者以旗
之名言之或謂之大赤大白者以物之色言之
皆互相見也於玉輅言常金輅言旂則象為旒
可知矣於象輅言大赤革輅言大白則玉輅所

建之常為黃金輅所建之旂為青木輅所建之
旒為黑可知矣而先儒乃謂大赤為通帛之旒
以大白為用商之色大麾不在九旗之數而以
九旗之帛皆用絳飾也至於後世玉輅以青
為飾金輅以赤革輅以黃象輅以白皆無經據矣
之遠矣獨木輅用北方之色偶合經旨焉然日
月為常日月麗乎天天玄而地黃則太常之色
黃其可乎曰日月所麗則天而所出則地車者
王之待以載也車之所建為出地之象不易可
乎又王之衣冕玄衣纁裳其衣玄者天之色而
衣之章有山焉山麗於地矣今纁山於色玄之
衣亦無害於義則飾日月於色黃之太常復何
疑於蓋巾車諸輅之序金象革木相次則青赤
白黑四方之色各以其序而具矣由是觀之則
太常之色非黃而何

校定楚辭序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
楚詞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脩武帝故事徵
能為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雜摯於楚而其
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世依放者通有

此目而陳說之以為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
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
詞宗慕其軌躅搗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
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
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美諱蹇紛侘僚者楚語
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
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
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
遠猶有先賢風采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
語言雜道與事並夷夏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指

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
世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
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子又以廣平宋氏
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某亦以先唐
日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
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讎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
者皆兩出之案此書曰十者云篇并王逸九思
為十七而某所見日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
九歎之後此文亦見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
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

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
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屈原列傳班固雜
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為詳故編于王序右方
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
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為難誦柳
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
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辦事
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攬者瑩然知子厚之
文不苟為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
又附以今序別為一頁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
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猶文之正變事之當否
固皆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政和初元七
月初吉武陽黃某長壽父序

校定焦贛易林序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焦
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中或字誤以快為決
以羊為年如此者眾校讎已定又若喜或為嘉
觀或為鵲義可兩存皆並著可繕寫川本無此
六字今存
之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
其資用令極意學、成為郡吏察舉補令小黃

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家當遷吏民上書
願留詔許增秩卒於小黃其說長於灾變以授
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十
四為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法凡筮得
某卦則觀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
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
於漢書京房傳所謂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
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
為監司此法但以兩風寒溫為候而占灾變耳
若房卦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

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灾祥之一法
非闕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二術而一之
而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
燕薊士之秘法豈不謬甚歟蓋直日之法分至
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
也乃知林自林直日灾祥之法自直日灾祥之
法二者雖皆本於易同出於焦贛而初未嘗一
其用也又本朝有王佖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
人為筮得觀之貴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為患
之語乃贛易觀中貴林也若以直日之法用之

易林疑
系序以
人撰而
之息延壽

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
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
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矣後之觀者
不可以不~~通~~辨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
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淡雅頗
有可觀覽謹第錄上

校定師春書序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其~~所~~校讎中師
春五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三篇中或誤以夢
為蓍以放為依如此類者衆願擗皆已定可繕

寫按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塚
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
有一弓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
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
也今觀中秘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
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
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
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
全也然預記汲冢它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象
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

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鴟叔次文侯昭矣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錄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近考辨祕閣古室器有宋公竊錄鼎稽之此書竊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紀及它書皆弗同錄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第錄上

以下附

太傅大丞相李公序校定杜工部集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旧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处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常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秘書郎武陽黃長霄父博雅好古工於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处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宝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太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止聊一寓

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
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出乎其時犁
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
僊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
毫芒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未為多遭亂亡逸
又不為少加以傳寫謬誤漫失曰文烏三轉而
為鳥者不可勝數長壽父官洛下与名士大夫
游稟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
參於卷中及在秘閣得御府定本校讎益號
精密邈世所行者之比長壽父後後十七年余

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於其家朱黃塗
改手續如新為之愴然竊嘆其博學淵識而有
功於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
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
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
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字之怒房瑄人無言
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
有言之不可已者与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
世罕稱之者殆為詩所掩故邪嘗一審之內知
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它故因序其

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武陽李綱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右索靖章草急就章一千四百五十字關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曰矣不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秘書郎黃長壽雙鉤所摹於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於今者大抵皆無復真蹟流傳贗搨既多僅見其點畫爾長壽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韻精彩尚可彷彿典刑兵興以來剽剝煨燼之餘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於世聞無美石乃使以版刻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岷山之碑野火焚東木篆刻肥失真古今所恨云七夕日石林葉夢得書

樞密資政許公翰祭文

故秘書學士黃公長壽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木之英流天地間清微淑明子獨遇之撫躬以生超于沉濁神

氣形庸象之稟，麓穢悍堅，不少取此，寧速隕零。
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多方，汲冢之閱，禹穴
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容若虛，應叩浪浪，
含咀英華，發為文章，與古為謀，伴非今所藏。秦生
小篆，史蹟既亡，誰其考之？匪籀與倉，夏鼎周鼓，
鍾鐃彝觴，雲雷繆平，文有銘其奇，剝磨苔發，
其光芒，顧邈冰斯，往摹鴻荒，回其筆勢，與時仿
徉，有隸有正，有章有行，為無不能，鵠立鸞翔，
寶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既多，躬反不昌，嗚呼哀
哉！子之掾洛，我往受定，交之素，得于未見，我

鍾鐃彝觴
之精自馬賦
之別單超
絕

來在朝，莫識其面，子我譚公，鄉里親接，武石
梁群英，絢練視子，所厚莫如我，瞻孰云天，猶若
水之游，弔子子廬，三年我遠，逮茲嘉服，來適往
顧，卧疾幾時，作此奇變，音容俛仰，一絕如電，抑
哀絀文，備此薄薦，懷辭欲陳，有淚如霰，嗚呼哀
哉！尚饗

讀許太史祭黃長睿文 川本無

承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翁 挺

祕書丹旆，返旅殯，尚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萬
古長，交情惟太史，傳業莫諸郎，誰與銘泉壤，臨

文溪數行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贈左朝請
郎黃公墓誌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
南西路安撫制

東觀餘論終



